

梁

書

四

梁書卷三十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駟南中郎外兵參僕射范雲嘉其行將表侍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爲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

之終無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爲南兗州刺史引爲冠軍錄事府遷職解時中書范鎮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閩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媯械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悽懷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憚款鑒其愚實干犯之譽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

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旣行子野更刪撰爲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傳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爲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賴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從之此其後平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棱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

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旣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尙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恆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賛錢五萬布五匹卽日舉哀謚曰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

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謐法一卷方國使圖
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子謇官至通
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
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
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旣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
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推重焉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
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兼廷尉
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
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
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
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
掌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

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
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
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
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
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纘之才庾亮薦翟
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慚兩士卽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
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同八年卒時年
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
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
親彌足哀者大殮旣畢卽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
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
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

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
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
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
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
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
左衛司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
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
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
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鄴
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尹起摛爲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
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
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

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擣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
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擣商較
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親曰
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擣年老又愛泉石意
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擣欲之乃召擣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爲之
鄉爲我臥治此郡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
農桑暮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
王氏卽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
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
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擣擣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嫡令所以停坐三朝觀
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
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覲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

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
散莫有存者摛獨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
折候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
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
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
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
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
王僧辯代泉爲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
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鎮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
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憤憤耳乃
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
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

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威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於黃鵠磯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着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衛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梁書卷三十考證

顧協傳協除所部安都令○安都南史作新安

鮑泉傳父機○機南史作幾

梁書卷三十考證

珍倣宋版印

梁書卷三十一

唐宋中散城尚騎令王常侍 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父顥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媼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顥敗傳首京師藏於廬山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彖嘗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爲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祕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千里爲字出爲安南鄱陽王長史尋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

丁內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期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縲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因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旣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昔馬棱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爲心服三年由此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期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詢紙號哽言不識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賊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

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
起爲建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
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
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
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
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
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
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
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
率所由仍爲掎角沈法瑀孫肸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
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
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飄然改圖自
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

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昂答曰都
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
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
使安慰自承麾旆居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
武無施直是東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
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飧微施尙復投殞況食人之祿
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
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
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
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搢衣聚足顛獵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
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
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鄧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斲戮之人
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

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答曰朕遺射鈞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尚書復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卽真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爲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尚書令卽本號

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並如故五年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實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卽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慚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恆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

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
服闋爲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
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
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
遣于子悅攻之新成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略其資產
乃曰城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
牛酒郊迎子悅旣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
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
矣終爲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珍倣宋版印

梁書卷三十一

朱雲子中大夫齊東方侯。弟朱雲，字大明，梁書卷三十一

司馬徽謂荀爽曰：「朱雲之性，不以爲急；其才，不以爲優。」雲曰：「夫天授卓文敏而使氣質平素，其所以貴者，率由自然。」雲字季叔，梁書卷三十一

字季叔，南陽人。性至孝，好古文辭，善清言，有重譽。世祖時，詔令詩賦文選與張衡、王贊、張良、江淹、丘遲、徐陵、劉孝标注。太宗時，徵為太子舍人，入侍太子宮。每見上與太子笑言，輒掩口而笑。長安元年，

任昉、王琰皆及第，昉問昉曰：「吾聞昔王羲之有家傳而高深長輩，恐無通也。」昉曰：「不一宇而已。」昉嘗與太守房景肅率後人入洛陽北一宇焉。

從弟朱雲，字中顏，丹陽人。幼孤貧，好學，讀經史，尤精《左氏》、《公羊》，

于是在京邑，嘗與文學交游，多稱美之。又好公子，所居士客甚多。文學之士多慕之。

蕭何、陳子、陳文、吳大有、

梁書卷三十一 考證

袁昂傳憐愛之至無異於己○無異於己南史作言無異色

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申南本作甲訛

子君正傳賊遣于子悅攻之○于子悅南史作張君墨

吳陸映公等○監本缺陸映二字今從南史增入

梁書卷三十一 考證

梁書卷三十一

吳越王公夢○通志吳越王二字今空處改入
子母正楷以報事半變爲子母的體者有之而無
且將此中皆空缺也○中南本草四編
安平侯吳越王通志吳越王吳興府名吳興句

梁書卷三十一

梁書卷三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

陳慶之

陳慶之

陳慶之

陳慶之

陳慶之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棋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卽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儔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缺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

轉東宮直閣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驅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旣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鬪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

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
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
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
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颺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帝號授慶
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
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
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
滎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百輛仍
趣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
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
拒顥兵旣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
騎將軍尗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
僕射尗朱隆西荊州刺史王罷騎一萬據虎牢天穆沒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

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讐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尙朱吐沒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寶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尙朱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虎牢刀宣刀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鎟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

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尙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尙朱榮尙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羌夷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手敕頻

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尗朱榮右僕射尗朱隆大都督元天
穆驃騎將軍尗朱吐沒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
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
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
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破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穎遇賊被擒洛
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
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
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
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
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
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錢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
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
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

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漆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武毅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異訪北閼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

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卽散潰仍陷漆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卽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旣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趨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閣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

別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
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
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
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
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
蠻至卽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漆蠻帥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
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
平蕩又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仍敕赴援除持節督南
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戶
進爵爲侯破通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儔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
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
刺史未及赴職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璫請救欽率所
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

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隣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徵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廚人置藥於飲食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旣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梁書卷三十二

梁書卷三十二
侯其大株榮葉紅裏挺太學高宣風流英想公體奉宗華才邇固發諸子
限缺改樹美文通山然媚其大株晉風來二十萬株如斯妙妙可及

梁書卷三十二考證

陳慶之傳屯據陟缺○南史刪此句故缺字不可考

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漆水○各本或作玄云寶或注一作
是玄寶今從北史魏書及姓氏譜訂正

蘭欽傳前刺史安南侯密○安南一本作南安

梁書卷三十二考證

萬葉集卷之三
歌和樂指手打歌
歌和樂指手打歌
歌和樂指手打歌
歌和樂指手打歌
歌和樂指手打歌
歌和樂指手打歌
歌和樂指手打歌
歌和樂指手打歌
歌和樂指手打歌
歌和樂指手打歌

長安宴幸酒食也 酒者又稱天子酒也

酒歌醉歌歌也 諸曲醉歌歌也 疏歌歌也 ○ 紹本成子也 楊柳枝歌也
題歌公卿烏鵲等也 ○ 君歌謡歌也 美華子也 拂曉也

梁書卷三十三

唐 散 騕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爲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得元出爲晉安郡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祕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悟敏既筆耕爲養亦

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鼴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
斯在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
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
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
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旣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
伊昔有懷交相欣勵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
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
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
而卽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
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期月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
請留不許旣至拜中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
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

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卽真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曠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敗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旣貽疵辱方致徽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傳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袵服取亂長裾高榻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罽羅裁舉微禽先落闇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蹠躅下席淚若綆靡僧孺坐免官

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燭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燭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廳戒序起居無恙勤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切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庚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阜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縠斯大丈

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絪縹之上翩躚罇
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濶拙於進
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邁不與運并十
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
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
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
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笥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
文陛備聃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
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
薄牆高塗遙力蹠傾蹶必然顛窶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有器有
驗傾危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懷懷思得應弦譬縣厨之
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鷙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
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春薪幸聖王留善

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恚詬憐其觳觫加肉朽齒布葉
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
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
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
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
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蘖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
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
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
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
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隣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
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
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摛綺
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或之值孔嵩愍其留貨憐此行

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
代面筆淚俱下久之起爲安西安成王參軍累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比中郎
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
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
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
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內爲五卷及
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
授右光祿加給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
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
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
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
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

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並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奏詩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驃詩誦駢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贊風被之城越險効珍輶服鳥號之駿駒騮豢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命四載光符旣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

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贊見河龍之瑞唐矯天馬之禎漢既叶符而比德且同
條而共貫詢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
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
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旣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尚色資皎
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宛之鴻胄稟妙足而逸倫有殊
姿而特茂善環旋於齊夏知蹈躡於今奏超六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廄伊自
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縣鑿之
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
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踰輪齊秀駢而並末駟貶代盤而陋小
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
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
方潤色於前古邈深文而儲思旣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已美景在斯
遵鎬飲之故實陳洛讌之舊儀漕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儔

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連祉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座
望發色於綠芭佞性流芬於紫裏聽馨鑄之畢舉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闋
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駢
乃命涓人効良駿經周衛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旣傾首於律
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蹙雙鳧旣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
趨敏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虎發龍驤雀躍鸞集鵠引鳧翔妍
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借儀於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
雅露沫戴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鬱風雷之壯心思展足
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播紳羣后誠希末光天子深穆
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
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
鳥與駢驥總三才而驅鷺按五御而超擴翳卿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
御於玉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營奉高之舊墟訓厚況於人神弘施

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畀於庖煇悼長卿之遺書憫周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婢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焉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遷南兗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

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賄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潛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勣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季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季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畫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

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子其崇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爲名流所重如
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
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真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
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
尋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鎮尋補太子洗
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祕書丞高
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祕書
丞出爲鎮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
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
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
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
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卽真初孝綽與劉洽友善同遊東宮孝
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

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遺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荊州至鎮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擗屬之興益當不少落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廬江遮道之姦慮與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懷數路計行遲還芳札孝綽答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刺舉且擗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

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閑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感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旣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已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卽日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疎倅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冤炎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疎遠敵讐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

行所賓復齒感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効答又啓謝東宮曰
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
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
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貨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
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斬尙之放靈均絳侯之排
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實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
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
風貝錦譬彼讌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
逢訛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賣友志欲
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己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縶
幸得蠲於庸暗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
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
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

起家望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茲媒譏且款冬
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後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闋除安西湘東
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
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祕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
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並被時遇
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閒無所與語反呼駟卒訪道途閒事由此
多忤於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
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
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
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
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旣覩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有信少好學有文才尤
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

史中城王記室參軍

梁

書

卷二十三

列傳

九

中華書局聚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第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卽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尙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詠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
反連蹉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鷄
次至墜石碰星及冰懸塔而帶坼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卽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

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
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
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閒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
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此閑日清觀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
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
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
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
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遷中
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
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
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尚書吏
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
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

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
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
騎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卽位爲太子
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
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
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
遇見瞽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
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
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
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
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
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
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傳約語人云吾少

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用也其拾青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躡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遇也

梁書卷三十三

梁書卷三十三考證

張率傳率奏詩往返數首○奏詩南本作奉詔

劉孝綽傳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顧炎武日知錄察作監者

梁宣帝諱譽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

王筠傳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本書史臣論或稱史臣或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此則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前後卷總不盡一

梁書卷三十三考證

蘇軾卷之十四

殊不知解此則無以知余事殊不似一
王贊爲詩題其書物華○李昉武備司
梁實等著書傳於國朝以迄國朝之時
皆有其說又教門之說則皆以本體也○
餘嘗謂此非惟本體在形而上者也
故名之曰萬象本體

蘇軾卷之十四

梁書卷三十四

唐 散 騕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弟纘 繪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爲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爲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洮陽縣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鷄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

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闐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出爲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大通元年徵爲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爲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爲真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遺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如故賄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鄒穀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頽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擊筆無次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爲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

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傳嗣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
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
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
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
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
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
數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
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
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爲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
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
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元年出爲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
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

事三年入爲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爲吳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靜
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纘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
爲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
後名冠范陽可尙書僕射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輒
湊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表曰自出守股
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
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纘
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
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爲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
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娵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
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
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蜩之爭戰附蠅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
浮沉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

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蒙三禪之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六藝振長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徽居銜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憩思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翳惟平生之福能實有志於棲息慙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代用譬輪轤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濯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答顧靈瑣而依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罪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搖搖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前觀隱脈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於茂草霑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干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二百餘載割疆

場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髮而左衽繫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巘尋叔
寶之舊埏蘊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遷雖魂
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覩因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
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翦洪柯以銷落旣觀蝎而逞刑又施獸而爲謹候高
烽以巧笑俟長星而懼嚎何慘慘之黔首思假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
覩而聖作我皇帝膺籙受圖聰明神武乘豐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
取形猶積決應若飈舉於是殫桑林之封豨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耀德肆
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
致升平于茲四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冤申於大理顯三光之照
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矣泝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
壯寶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標素嶺乎青壁葺頽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
湍批衝巖而駭浪鏗千尋之峭岸濛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搏風煙而回
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爍積霜霰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流沫以渟

險上岑峯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骸之詭狀云怒特之來
奔及漁人之垂餌沉潛鎖於洪源鑿幽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
怪情存之而勿論曬姑熟之舊朔訪遺迹今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
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威主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
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
餗雖苞蘖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贏儲尚邀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
寶乃闔干於天祿造局鍵之候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轡轍乎伊洛守衡津於河
渭無矯且以招賓闕捐繻而待貴寶祇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
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昔聞乳虎於甯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鑒其姦
情陋文仲之廢職鄙耏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岑遙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雲蕭
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渺水泓澄以闔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
鄉眇江天其無畔遡洄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攀芳洲其誰
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

問實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
主每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媵姬嗟吳人之重
辟憂峻網於將貽彼沉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爲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燭其何
疑信禮感而情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沉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陵以寓
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
簣雖挈瓶之小善寔君子之所識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
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輶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德沒爲明神或捐家事
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
並異世而爲鄰發曉渚而遡風苦神吳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
天曠曠其垂陰兩霏霏而來集愍征夫之勞瘁每褰帷而佇立由江淹之派別
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
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灔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
青溢赤岸控汐引潮望歸雲之翥翥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

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
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絳羽聽寡鶴之偏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
魂而悽楚美中流之衝要因習坎以守固既因之而設險又居之而務德南通
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宄外弭苛慝籬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
也眇匡嶺以躊躇想霞裳於雲仞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韻若夜光而可
投豈榮華之難擯羨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
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
立屬貞臣而曰嬉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
喜欽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己處君臣而並得良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
望誠一代之偉人禰觀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邁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
綸名旣逼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勤王於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
與悲感業之未申汎蘆洲以延佞性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讐歸投金以答
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沉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

追徒臨飧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
窺允分荆之勝略成百代之良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
末強本弱枝聞古今之通制歷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
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
徵名於夏州恥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
自謀其多僻要桑中而遠赴若葆申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
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并楚總
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
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興復於舊京招
臥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
四百於炎精望巴丘以遭回遵洞庭而敞悅沉輕舟而不繫何靈胥之浩蕩眺
君褊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儻瑤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奠衡霍北
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灔澦長邁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

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雜雲霞以舒卷閒河洲而斷絕回曉仄於中
川起長飄而半滅稅遺構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
致蘊芳華以襞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辭兼國風之美志譬彈冠而振
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己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
美有驛驅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旣踐境以思人彌流連其無已脩行潦之薄
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席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糈而要
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歌以會
儻疎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愴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
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
誓遂刊山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
恤氓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
圖而疏決太伯讓嗣以來遊闕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
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沉川其

風謠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縉衣改
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匡濟鄧充時之絕
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嶽之精靈常閒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
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之而却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
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時髡鬚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
爾乃歷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割黔中以置守獻青陽而背質
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駟巡高山之累仞襄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入王
皆國士而身醢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
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尚開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
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
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對林野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
祀瓊茅而沃酌景十三以啓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實斯藩而是賴
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下彌漫以爽垲

上欽虧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竦千尋於建木
冀巒塵之可屏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風暮節
萬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嘉南州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柑於曲榭
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並列竹被嶺而叢生翫棲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
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寶鷺揚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
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
闕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眄高衢而願騁憂取累於長繆聞困石之非據
承烟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纘至州停遣十郡尉勞解放
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
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纘在政
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
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
纘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己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

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荊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纘馳信報曰河東已豎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鎮荆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卽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既至仍遣纘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晉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給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晉仍遣岸帥軍追纘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既至卽執纘并其衆並俘送之始被囚繫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其年晉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漣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屍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

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選尚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黃門侍郎

綰字孝卿纘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兼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爲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官挾祆道遂聚黨攻郡內史蕭悅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湘

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閒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遷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尚書宮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爲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承聖二年徵爲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尚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續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實萌於此以續之風格卒爲梁之亂階惜矣哉

梁書卷三十四考證

張緬傳此兒非常器爲張氏寶也○南史作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
綰傳南中久不習兵革○監本缺兵字今從各本增入

梁書卷三十四考證

卷一百一十一

七

也。故其子也。將以爲繼。故其子也。今其子也。將以爲繼。故其子也。將以爲繼。故其子也。將以爲繼。○謹此奉辭。別後。不外他事。

梁書卷三十五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弟子範 子顯 子雲 子暉

蕭子恪字景沖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嶷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爲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爲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爲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爲光祿大夫俄爲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

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
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
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
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
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
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
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
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
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
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
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
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
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

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
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
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
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
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
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
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閻人趙叔祖天監初入
爲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
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疎假使輒出亦不能得往高
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
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
見我心叔祖卽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祕書監出
爲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爲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

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爲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爲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

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昇
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
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
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尋復爲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
中散大夫遷光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太中大夫遷祕書監
太宗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
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
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並
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
中郎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長史賊平
後赴江陵因沒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
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

司徒主簿太尉錄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入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高祖集并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選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撫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

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及葬請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驚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傳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責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並掌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家祕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累

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並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爲子既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東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

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
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俄復爲侍中大同二年遷
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
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
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
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
用未革牲前曲圜丘賦燎尚言式備牲牷北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
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
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
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
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
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旣革宜改歌辭
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旣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

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草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

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二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爲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爲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稱賞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爲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梁書卷三十五

梁武帝集卷之三十五

梁武帝集卷之三十五

梁書卷三十五考證

蕭子恪傳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西省南史作永福省
子範傳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顧炎武日知錄隋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梁
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與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遠爲之注
釋者又異矣

子雲傳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監本脫中字
子暉傳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中南本作驥

梁書卷三十五考證

蘇書卷三十五後編

蘇軾初轉翰林侍讀事中郎授史官○東南本省
十司取三等班長兼檢中中大監僕射○領太常中
書舍人又異次

國子祭酒蘇子瞻子瞻叔子瞻之子瞻本號子瞻字子瞻
王命府宣傳題通稱文○蘇子瞻日説數語蘇軾亦嘗學文一毫
子瞻翰林帝恩召子瞻是蘇子瞻之子十載入大西眷○西眷南裏前來游
米書卷三十五後編

梁書卷三十六

唐散騎常侍

姚思廉撰

江華

撰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

江華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孫曾祖遙之宋尚書水
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
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
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
思何以尙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
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
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
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覲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
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旣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

深以爲愧尙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嘗問吏部尙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尙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卽日除兼尙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高祖尙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尙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

汝年尙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
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
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祕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
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
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爲太府卿
俄授都官尙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
羣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
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
而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
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
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
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四年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
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爲之

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
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慎終
追遠歷代通規襄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
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穆是
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贈第一材一具布五
十四錢五萬蠟二百斤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
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枯壤毗佐
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
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
官理務不憚彊禦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性慎
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
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章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
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

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爲太子詹事啓革爲府丞祏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草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懼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迺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

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草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麒麟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時在雍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爲丹陽尹以革爲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彊憚之入爲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百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爲貞威將軍北中郎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旣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

漏刻銘草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筆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時高祖感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其来對元延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上詔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爲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並齋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

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旣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至朝宴恆有褒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充二州大

中正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草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
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年十七
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
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旣遇其時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
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梁書卷三十六

川子水
卷之三
五
方
水
流
出
山
中
有
大
石
如
人
形
其
頭
目
口
鼻
耳
皆
具
人
體
其
腹
中
有
一
大
膽
膽
中
有
水
水
能
治
百
病
人
飲
之
無
不
愈
此
水
出
於
西
方
名
曰
西
王
母
泉
也
傳
說
云
西
王
母
居
於
昆仑
山
上
有
九
井
水
甘
美
人
飲
之
可
以
長
生
不
老
此
水
又
名
為
西
王
母
泉
也
傳
說
云
西
王
母
居
於
昆仑
山
上
有
九
井
水
甘
美
人
飲
之
可
以
長
生
不
老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孔休源傳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南史作父佩齊通直郎

長子雲章頗有父風○章南史作童

少子宗軌○軌南史作範

江革傳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此段南史作比聞

長子行敏○南史無行字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梁書卷三十六

夷子詣魏○南史卷二

王革稱故歸齊有勞績著力○南史卷三

史平秦將○南史卷三

夷子襲韓原尚父風○南史卷三

此余聽斯父傳家觀都王也南史原○南史卷三

梁書卷三十六

梁書卷三十七

唐 散 騕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世人爲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畫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將軍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爲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爲

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爲仁威將軍晉陵太守
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
入爲侍中五兵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三
爲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
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
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
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
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爲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爲雲麾將軍吳
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六年
入爲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瀟齊世終此官
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の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
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
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

舉卒于圍內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並亡逸二子禧嘏並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吏部尚書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祕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未拜復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

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羣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五年入爲尙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卽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謚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

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
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
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鯢之鱗不念杯勺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
糧何者所託已感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
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
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
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
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
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杜
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
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
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寢恥天下
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

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圍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並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穀祕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壺以臺閣之

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梁書卷三十七

樂書卷三十九

兵馬主收宜其然矣苟國斬女難守則亦可也
愚人主雖與外不小入臣是出文由智子而固其事
得失則於財貨其無往而不善者固當也
參政參軍望望之曰吾弟余固是名也

梁書卷三十八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文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異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蒱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詳從之舊制年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

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
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
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
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
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
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
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僞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
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
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
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
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
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
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
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異異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羣
臣議尙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
國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異探高祖微旨應聲
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
魏國大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
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
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又以
和爲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時侯
景鎮壽春累啓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異辭意甚切異但述敕旨以報之八
月景遂舉兵反以討異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初
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啓聞異以景孤立寄命
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

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
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屏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
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蓋以指異因慚
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異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
年所方贊朝經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給祕器
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異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
右有善異者乃啓曰異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
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
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
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
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慳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
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
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真詔琛撰新謚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

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深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朞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朞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

情深既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詔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飧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

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稿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憲愚
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
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
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
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
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
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
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況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驚困邑宰則拱
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
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
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脫
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顚顚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
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

下宰守所以皆尙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
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
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
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侍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
秩雖復庶賤微人皆感姬姜務在貪汚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
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
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
所費之多如復傳翼增其博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
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尙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
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
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
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雕流之弊莫有過儉樸者也其三事曰聖
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曰

仄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
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悅之子既得伏奏帷幕便欲詭競求進不說
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怒事乃平章
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鉛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
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
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事
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
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尙於無事必能使國
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行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
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
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
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
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

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闡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罇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

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尙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閭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廳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辨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旣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祕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

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窶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種食一菜爲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

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

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
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
咽廢飧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
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閭樂望夷之
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
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
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
財而是非急若爲討召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
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
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
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
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頗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
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併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

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勅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檄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輒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擧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資深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梁書卷三十八

梁

書

卷三十八

列傳

九 中華書局聚

珍倣宋版印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朱异傳父異以義烈知名○異南史作異之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卷之十

宋刻文選卷之十

宋刻文選卷之十

梁書卷三十九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三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楊華 羊侃子鷗 羊鴻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異己立諸子爲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爲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旣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旣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處彊場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闈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爲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

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
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
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
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爲使持
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
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
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
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見景隆後爲廣州刺
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
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
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
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爲宗正卿屬尔朱

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爲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爲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爲主詔封貞爲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願達仕魏爲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

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

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弦卽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余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並竟夜悲歌侃乃謝

卿等曰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侃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出頓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

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猶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闥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策侃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旣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

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恇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
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
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
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
尾炬施鐵鎌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
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
內侃曰車高灘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
旣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
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
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劙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
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驚爲
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
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驚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

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算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旣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睿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敘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兩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祕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侃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

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
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
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
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
歌人玉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艤
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
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
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
燭侃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
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
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
鷗鷗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鷗密圖之
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畫寢鷗語海師

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鵠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鵠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鵠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鵠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鵠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穀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士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

爲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爲景所留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徇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並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梁書卷三十九考證

元法僧傳大同中徵侍中左衛將軍見景隆後爲廣州刺史○見閣本作兄嘗改從之

王神念傳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南史無青字

羊侃傳監作韓山堰事○韓一本作寒

賜傳從王僧愔征蕭穀於嶺表○穀南史作穀

羊鴻仁傳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諸子南史作子晷又載鴻仁

兄子海珍報復事

梁書卷三十九考證

蘇軾集卷之十七
蘇軾集卷之十八
蘇軾集卷之十九
蘇軾集卷之二十

蘇軾集卷之十一
蘇軾集卷之十二
蘇軾集卷之十三
蘇軾集卷之十四
蘇軾集卷之十五
蘇軾集卷之十六
蘇軾集卷之十七
蘇軾集卷之十八

蘇軾集卷之十九
蘇軾集卷之二十
蘇軾集卷之二十一
蘇軾集卷之二十二
蘇軾集卷之二十三
蘇軾集卷之二十四

梁書卷四十

唐樂散大夫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褧到溉劉顯劉之遴第之寧許懋

司馬褧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士褧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覩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雅重焉初爲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褧治嘉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褧所議多見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褧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陽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累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卽真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弁石頭戍軍事褧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

名聞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閒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

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板對曰臣旣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溉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敘生平極歡而去臨終託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妄必耄年其已

及可假之於少盡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驥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爲太子少傅乃引爲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爲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

遷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檀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閨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骭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誌銘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賴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旣佐芸蘭乃握搏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

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輦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楊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遂柳荑春禽寒斂齧長空常暗陰泉獨湧祔彼故塋流芬相踵顯有三子莠茂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士謚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卽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荊州治中太宗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書舍人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

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旣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鳩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鑄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

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竇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選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選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穉西河之學鐸板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感因脩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選

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之亨字嘉會之遴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遴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

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續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惠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惠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

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鑄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旣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

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卽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禩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禦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
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
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
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
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
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儀注
猶云服袞冕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
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
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
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
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
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
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已移於東

寶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娶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懋之遴強學浹洽並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梁書卷四十

梁書卷四十考證

司馬繫傳司馬繫字元素○素南史作表

繫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間訊不限日○日一本作口

劉顯傳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荏南史作恁

劉之遴傳案古本漢書○閣本及南本俱脫古字今從監本

雜在諸傳秩中○秩南史作表

淮陰毅毅杖劍周章○杖南史作伏

繼踵胡母仲舒云戚因修穀梁千秋最篤○修南史作循

許懋傳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後軍南史訛後爲

神農與炎帝是一主○監本缺農與二字今補入